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論語集說

湘鄉縣志

同治八年春二月開局

十有三年秋七月成書

湘鄉縣志序

自來論志者大率以簡當為宗如康對山之志武功韓五泉之志朝邑尚已顧古今事勢不同記載各異必使文言婦雅馴事婦核實可以信今可以傳後則繁簡得宜亦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勝任也同治四年　大府議修省志檄郡縣各賫舊志併纂修新志申送備錄時湘邑因連年多故未暇及也七年秋余蒞任後復奉札催修爰集邑中大紳

妥籌經費設局採訪禮聘儒士分門輯修時黃正齋先生主講東皋書院學粹品端為一邑之望遂公舉以任總纂越數年而告成竊謂是志之修義例精嚴文辭爾雅固為有目所共睹而其大者尤在於闡揚忠烈發揮節義足以勵風俗而正人心且俾官斯土者亦得徵文考獻有所遵循焉洵所謂繁簡得宜者矣至於軍興以來人才輩出其功在殭場名登史冊者尤指不

勝屈覽是志也能勿睪然高望
歟故余樂而為之序
同治十有三年歲次甲戌秋九
月知湘鄉縣事山右齊德五謹
撰并書

序

昔江文通云作史莫難於志非歧史之三長揆時勢綜鉅細因地立志與史而二者必備作之也為志者必備作法其閒建置沿革禮樂兵農之大學校選舉將相封爵之崇日星風雨水火戰鬥之寖人物耆舊名媛仙釋之奇特山川崖谷鳥獸草木之糾紛可喜可愕一志於志而歸重於忠孝節義期有裨於風化人心蓋原本乎史之體例而又神明乎史之體例故曰難也湘鄉為人文薈萃之區形勝甲於他邑變化乎史自明成化始有志至我

朝順治己亥以迄道光乙酉嘗屢修之距今又五十年矣同治己巳奉文有修志之舉縣中遵設志局時東皐書院山長黃正齋先生邑之博雅君子也遂延之以任纂修一時縉紳先達名公宿儒採訪條陳共襄厥事裒之輯之表之圖之搜之剔之補之汰之依類發凡分門起例為卷二十有三為總目十有二體裁嚴去取公文義潔而湘鄉之志以成或曰軍興以來師武臣力加以湘俗好勇往往衝鋒陷陣奮不顧身用克奏膚功而邀天寵不知南方之山巍然高且大者以

百數獨衡嶽為之宗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文經武緯之才旋乾轉坤之手慷慨激昂瑰琦磊落之英傑蔚然挺出於其閒匪特功高百辟位列三台赫赫在人耳目即援桴鼓建義旗一門盡節兄弟捐軀此由天資忠憤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從容赴義殺身成仁以表見於當世

封廕頻頒

恩榮備至此何如風烈耶區區以勇敢善戰詫為海內所推許抑末矣余權篆斯邑將匝兩載公餘與正齋往復商榷考訂纂詳令移篆仙源

全書告竣丐序於余余一行作吏
何敢率爾操觚猶憶前此莅湘未
久土匪潜發猝不及防仰賴
聖德懷柔威靈顯應神光離合雷霆奮
擊於昏夜陰霾之中而賊遂駭散
竊以是邦人傑地靈神祇呵護故
能震懾羣凶培養善類轉危為安
而其時湘中團練亦能隨官剿捕
得以迅速翦除其事有足紀者我
正齋於縷晰條分之後猶斤斤焉
以叢紀綴其末備異日採擇之資
其所賅至多而其用意何深且遠
也行見上湘之内家置一編詠駿
烈而誦清芬佥知功不可以虚成

名不可以僞立相與扶綱植紀益
勉為忠孝節義之行蒸蒸乎有加
無已則是志之修其有裨於風俗
人心殆非淺尠而守此土治此民
不知宜若何敬畏也豈徒以淹博
富麗誇多鬥奇靡與稗官野乘供士
林之瀏覽云爾哉余故樂為之弁
數言於簡首

同治十有三年仲春月署桃源縣
事前署湘鄉縣知縣西蜀温圻撰

湘鄉縣志舊序

萬厤庚寅　揭士奇　廣昌

自國史以下邑有志其所繇來尚矣存而既往竣而將來所倚以範俗而資治者繫匪眇小也楚檮杌志慝也壹於示懲湘固古昔楚下邑乃其今禮樂文物犁然大備非復昔之楚已志義壹稟於春秋寓褒貶備勸懲不壹於懲慝也故溯陶唐以迄今日首輿地以至叢紀其間自秩官之隸役科目之仙釋山川之塋墓五穀之諸產學校公署之寺觀津梁其紀載殆悉其書法亦甚嚴有所闕而不錄有所語而加詳無非寓褒貶備勸懲也邑之最重而亟難反者在賦役識者謂賦役之重治之汚隆俗之升降因之蓋土瘠而收實薄農終歲勤動費不償而志益怠竭輿地之出盡食貨之入不足以佐歲賦歲輸什九者上考什六強半又況而上鄉乎皆竊偷生即豐歲且然總成者罔因土論民概等之他邑直以頑梗目之民亦無以自解持此

殿最秩官官易慮撫字從事催科者往往憶胥困矣困不思奮則思避恆情類然力本不足末是逐輸將無策文是舞城社里閈之蠹從而投間抵隙於其間彼覬少緩須臾之迫責者孰不俛首甘心以聽調度包沒逋訟中滋蔓也倘所謂作力鬬智然邪非邪此升降汚隆之會也豈山川風氣則然有其毆之作牧者與有責焉矣不有九重之上爲元元慮特裁而約之湘之困當不與霄壤終乎是故特書不一書也人物關乎世道豈直出而用世闡闡固風化之原往昔士君子焜燿簡册毋論隱顯並足爲世道勸而士不奔競民不博簒猶然有太古風獨怪前乎無稽後乎未定如凡例中所稱孝順節義者絕而不書汪氏恆氏僅僅仙釋中見焉嗟嗟此何可一日不明於人心者手披心惕襲有於無固無言而威鈇鉞也毋亦志者意邪以意逆志凡上之當經畫而鼓舞下之當感動而興起豈必戶說以眇論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於其詳焉相與體悉於其闕焉相與講求庶幾哉上不病國而民有
瘳下不病俗而大義著嗣此秉筆者不得以檮杌續之幸矣孟氏曰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豈必弒逆一弗軌於道胥亂
而賊者也可懼哉是書也奇自丙戌代匱雅求適治而版籍亡訪之
學士大夫又不可得蓋殘闕者久之已近購之民間得寫本復得庚
子龐公刻本顧閱歷殆五十年中多莫考幸鄉達賀少川先生銳意
斯文相與集輿論稽案牘摩貞珉摻諸書之互見採故老之記述編
輯次第參以案斷而書成即是可以稱信史已奇展卷把讀而竊有
慨謬附數言可毋容置喙者不櫬贅也先生用以附之得併序以備
考云

順治己亥　葉良禮　休甯

余忝令湘鄉之二載構興縣治厥有成功諸士民嗣請曰侯之莅吾
邦也邦之政無弗就理者念茲邑乘其可以不修乎溯自有明萬厤
庚寅揭公士奇修志既曠七十年矣勿論甲子一週其間興廢往復
之故不可無記即經滄桑劫後人民幾死而復生城邑幾榛而再造
元元一大更新時也可使泯而無述墜而弗修乎余曰噫是余之心
也竊惟志固一邑之史也但史依春秋見例理寓乎存過文著乎褒
貶赫赫煌煌足以樹百世之大法志取史家乘載而已以之載事而
弗擇乎理以之徵實而弗耀乎文然繩往亦以知今採俗亦以裨政
其爲存典法闢風教一焉如之何可使泯而無述墜而弗續也於是
一日屬邑博龍君簡卿俾其因故葺新刪繁撮要以綴續之不兩月
而告竣凡夫山川封域人物風俗貢賦盈縮賦役繁簡治與教之沿
革祀與戎之舉廢以至昔賢之芳規仙佛之幻蹟碑碣所勒楹柱所
題無不登載畧備矣但湘鄉之苦無大於墮糧一事三百年積患弗

除邇幸

皇恩浩蕩免荒徼熟漸復宋元三萬六千之舊民免禎逋官免罰參用此稍

舒眉睫然陳

闕因循蓼必復增以十去其七之人丁而任十存其七之差賦眞如前

任南公所謂如以一疕羸病夫而任兩人重擔不勝必仆者也其重

墮本末及歷來牧湘厝薪之憂不憚言之重詞之複具載集中集既

成余何敢尸功惟因故葺新刪繁撮要矻矻兩月間實操觚者之能

諒悉余心也手而讀之竊以謂爲此邦之吏者不可無此書蓋凡規

爲風績皆昔者明哲之師慈惠之長所示以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

鏡其能自安乎爲此邦之士與民者不可無此書蓋凡道義名節皆

前修故老所垂以榘度也有一節焉之不相守其可不自勵乎然則

事之備也卽不言存過而人範於理矣實之著也卽無闕褒貶而人

喻於文矣由此革弊而興利俗美而化成是則予之心也夫

順治己亥汪 觀宣城

不佞自奉

簡命得一符於上湘稽古志有謂湘州之奧土闢人豐竊念今之爲湘果有

是耶及入湘境而榛莽荒郊土有不治者矣何言闢湯火餘生人有

仳離者矣何言豐然後思盛衰者天治亂者人天不能常盛而無衰

也人不能皆治而無亂也此其湘之屯難時耶在人求所以適治何

如耳然而版籍淪亡興革莫攷雖欲更絃而調析棼而理其道何繇

居一日湘人士手一編以問序於余睹之則新修縣志也陳而讀之

其間星土山川具見原委規制田賦各有章程風俗災祥歷記詳核

凡科目仕進以及忠孝節義微顯闡幽無不犁然具備因得覽湘千

禩之中盛衰治亂不知凡幾變矣要而言之世之治亂在朝廷未嘗

不開先於守令今
興朝締造加意元元巖飭守令以寄牧養余濫竽一方敢不勉勵思所以
爲闢土豐人之本者以戢爲敬應哉所幸文獻足徵掌故具在今而
後余得以政學焉然則序斯集也亦不外此爲政之常言以序之矣
至於修志始末則葉序已悉之可不復贅也

康熙癸丑 劉履泰 萬縣

今年春履泰肅啓要先達劉若啓劉六御龍簡卿計修邑乘凡七閱
月而書成書凡十卷竊念自西漢時郡縣諸國遂置湘鄉其地夙稱
名勝宜其有歷代之紀載也乃滄桑之後版籍無餘僅有簡卿手授
一編存之公牓然以今證昔則戶口之盛衰徭役之增損人物之蔚
興又多不可憑已憶昔辛亥履泰乃遄車入境諸子即相率而告曰
湘之爲湘不可問矣厄於苛政者十年厄於兵火者三十年厄於租

庸調者三百年矣促席問故則明初定楚大創逆黨會以邑人易華
所助陳友諒之糧如數科之遂成三百年之隱痛耳履泰極思所以
救之而未得其當每謁大僚輒痛哭流涕指陳其事大中丞盧公爲
之動念亟欲請
命索宋元舊額嘉隆以前之舊志徧購邑中無有應者事遂中寢嗟乎假令
籍有所載事有所稽
今天子清問下民之時中丞有辭於湘不既起白骨而肉之也哉此皆前此
之老成無人典故多闕坐失事機耳然其事謀之今日而不遂未必
其他日之不可謀也謀之自我而未成不可謂他人謀之而皆不可
成也今日之索舊乘而不可得又不可令他人索今日之乘而不可
得也此履泰進二三君子謀纂輯之始也而簡卿六御之攷訂詳愼
若啓之搜括遺書綜核繁簡且鳩工庀材皆此物此志也若夫建置

沿革山川風土其名勝之昭然耳目紀載之井然序次者所以志湘非所以救湘也所係猶淺尠也

康熙癸丑　劉象賢邑人

物必有所同亦必有所別章其別者存乎其人與別有自天者天統之以人則固別之於萬物之侶也別有自地者山川邱域墳埴黎壤犬牙相入而各有其風氣故生於其地者爲其人而別於他也別之以天是故使禽魚草木之能言而令語人之事性情形埒必有所不喻別之以地是故卽有博聞强識之君子與語他邦之性情形埒髣髴似焉而已故邑侯劉公晉象賢與龍子孔然同吾弟兆龍而命之曰湘之志匪吾子之定之而誰定也象賢亦肅然而生其心曰象賢其爲鍾儀之南音與其爲莊舄之越吟與雖有博聞强識之君子弗能代也既戒龍子以首事以賀少川先生之舊志爲源以龍子之初

志爲江之沱漢之潛以足所履目所營耳所受爲疏瀹之用於是而山河邑井荒碑斷簡之蠹迹前賢遺政興替苦樂之蟬連乃昭然於予心目而後得拜手於劉侯曰南音調而越吟肖矣遂起而與龍子竣事焉夫象賢與龍子既以爲儀也舄也珍人而自殊於湘也疑吾關焉墜吾憂焉僭吾刑焉私吾譴焉天臨之於上地憑之於下謗引之於躬譏俟之於後非象賢之敢自附於博聞强識也生於其地者爲其人吾得不爲儀乎吾得不爲舄乎象賢有孤心存焉百年以還有知我者乎象賢所不敢必也夫余與龍子亦猶是儀之音舄之吟行乎其所不得已焉耳是役也子夙戒龍子者有年受劉侯之命者九閱月而始成劉子兆龍實揚推之而掇遺簡集舊聞以襄其成者衡陽王生敔勞尤最固不容泯也劉侯爲巴郡華族起賢書授邑符膏雨之政浸灌湘芷酌白水以盟衰老之象賢有夙心焉錢之費劉

侯捐俸爲之象賢三子佐之而不以銖黍勞通邑蓋亦體侯之仁也

乾隆丁卯　張天如　會稽

古者列國皆有史書以記時事所以備參考示勸懲也今之邑統於郡郡統於省非古分封之比然大者延袤數百里視古五等地制殆有加焉而其間沿革迭異風化漸開人物輩出非隨時記載何以辨古今盛衰之迹而識其涵濡漸被之所由深湘鄉邑居郡之上游古分連道湘鄉爲潭州屬後則合連道爲一邑幅員甚廣方百里者五矣夫其地廣則人稠人稠則風俗好尚與夫幽潛遺佚之事或爲一時耳目所未逮況我

朝承平日久教養生息隆於前代生齒日繁其間賦役之屢更英賢之迭起雖載於癸丑志中者頗多然閱七十年來

教澤之所培植益見其盛不踵事而增修之亦無以潤色休美余宰斯邑將及二載下車之始案牘芬積晨起視事至漏三下始得退食邑中利弊無不關心而尤以務之急者莫如邑乘之修蓋邑之有志田賦所紀風俗所登忠孝節烈所揚摧而殫述其維持乎人心風化甚微余奉大憲清江楊公力行教養政簡刑清之諭夙夜祗慎常愧未能遵行或藉是編之成庶以湘之人物使湘民知所興起未必非教之一助且湘邑久困墮糧之額歷明二百七十餘年靡有息肩至

國朝歷次減則以甦民困皆詳列於志使萬世咸知

聖天子洪恩浩蕩同於覆載永永不忘是亦臣子宣揚

德意之職分也客冬以眾紳士請訪有文行負夙望者謝君天錦易君宗涔陳君德辨蕭君衍守延之共爲纂修告於神示於眾矢公矢慎不敢存纖毫意見以求垂爲信史其經理出入則有李　君世鏌勞爲最而

陳君名達佐之藁成邀各憲精鑑正其紕繆歸於簡核逾半載而鏤板工竣披覽之餘風俗與前益加厚田賦與前益加清人物與前益加多視一邑知郡視郡知省視省知天下我朝久道化成一道同風之治於是可見而其間有善必錄無美弗彰章志貞教之意亦於是乎在是有望於湘人之善讀是書者

乾隆丁卯　謝家麟閒中

邑有志猶國有史也自非考核精嚴搜括全備無以信今而傳後湘鄉劇邑志傳久矣第多歷年所則拾遺補闕端賴後人前歷令張君集紳士而更新之其有見於斯乎去秋予攝篆茲邑會志已垂成刋板將竣紳士問序於予予辭之謂修志予未董其事曷敢攘其功適郡尊呂公監修府志飭取邑乘厭其繁簡弗協檄令詳爲刪訂毋濫毋遺堪以垂諸久遠予遂會秉筆諸君合邑紳士詣公所繙閱原本

參考訂正見其山川分野城池壇廟風俗田賦仙釋藝文率皆討論精鑿編次雅潔毋庸更爲置議惟人物一卷文學節婦義士孝子傳贊論序或載所不必載而傳所未盡傳爰詢諸紳士眾論僉同分別去留間有繁蕪湮沒不揣固陋爲之刪削增補邑紳士咸服其公即修志諸公悉鴻通淵博之士亦皆共爲許可乃寫善本上之郡尊即舉所訂者付之梓將竣仍問序於予予向未董其事固不敢攘爲己力今既分其任觀其成又烏能已於言耶或謂是書考核精完追蹤古史足以信今而傳後則諸君之功而刪除過直去取太嚴引以爲予咎也予亦奚辭哉

乾隆丁卯　覺羅卓爾布長白

余筮仕湖南屬之祁陽調補湘邑下車之始湘人士刋刻邑乘印刷成帙呈余而丐之序余莅任月餘於志曾無少補因其請而濡墨揮